繹志

繹志卷十六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兼採篇第五十八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正統之文所自始文中子曰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以正統立論之始前此習鑿齒著論廢魏矣謂魏旣無德又未混一比於漢高不承楚懷則晉當嗣漢不當嗣魏此正統義例所由來非論正統也皇甫湜曰往之著書有帝元今之爲錄皆閏晉然則正統有論其昉於唐乎文中子生周隋之末不忍天下無定主故倣春秋爲元經春秋之指尊王室元經之指明正統二書似同實則不同也春秋志存褒貶元經志存統系嚴褒貶者所以正行事行事正則天下

治明統系者所以止僭亂僭亂止則生民安其治安之心一也而用有緩急之異尊王之指不待表於統系善惡既明則王道自尊王道尊而君位固矣正統之論似有裨於尊王然有旣得之人有必不可奪之勢所云止僭亂者安在哉所以元經雖存而長於治人必不能比春秋故不甚表揚也正統所在遞有予奪五德之家以秦爲閏位論者因之遂以秦爲閏統凡後此不正不一者皆謂之閏此可疑者一也王通生河汾之間進始皇而黜齊梁唐人承隋氏之基隋受於周有周承於梁之說唐人襲用之故正東晉而閏元魏此可疑者二也朱子以三國無主舉蜀紹漢論雖近正其爲不正不一則無異有云中山靖王後者昔賢論其難辨猶宋武之紹楚交南唐之引吳恪不得比光

武晉元帝也此可疑者三也故歐陽子曰正統有時而絕司馬公作書亦云正閏之際非所敢知夫正統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則無取偏安正則深惡僭竊故其爲說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爲一例居中夏爲一例有道德爲一例司馬公曰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統也夫不一固有定形不正亦有定論然而儒者無予奪之權安得取既有者奪之彼以不義得天下者雖奪之亦無所懲正者無以增其美閏者不能正其失善惡得失不在統系之中撥亂反正亦非游夏以下語言文字之事故正統之論可以不作也或有時而絕如歐陽子或置諸不言如司馬公其義始無敝也楊奐以歷代之統分爲八例八例之中又各有常變其說彌紛其節彌多然而

篡弒之人直奪其統不使在人例中義正法嚴亦不朽之見也　國家之禍莫大乎嫡庶不明因使儲位不定爲人君者疑於弟幼而貴兄長而卑而無所決爲人臣者惑於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而不敢爭此襄惠所以危而後定朝猛所以亂而兩兩棄也惟母后正位於內媵妾不敢上僭雖繼嗣起於微賤而先君之嬖莫非其嬖則先君之子莫非其子所以致元子之孝篤文母之愛也若名號假借嫡庶相軋不獨害及允嗣他日配享之典亦復紊亂所失不一端也東京以後國家不幸有故掖庭之內遂欲宰制神器於是貪立幼弱委事父兄一朝覆敗身犯霧露家嬰縲絏一禍也權歸異姓雖身爲奧主亦莫能收二禍也即無二禍而造膝請問之事不得不屏政事鮮得宜矣必不能斥

絶宦官而出納王命皆歸貂璫矣漢之和熹可謂賢矣然大過有三後宮皇子皆夭歿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帝崩之日迎百日兒立之是與趙昭儀同惡一也久貪朝政惡聞復辟之言二也令出房闈養成宦官之勢三也故掖庭臨朝必非禮易之指宋武手詔所宜取法若唐中葉以後不置椒房或云先事慮患預遠牝雞之禍亦非知禮之論也　庶子爲君所以祀其母者三傳之說不同公羊左氏皆云得同夫人之禮既同夫人之禮則入廟與世祀皆不殊嫡夫人矣獨穀梁之說不然謂當別立宮而以公子主其祭公子者公之母弟或先君之庶子也其祭享之事終其子之爲君而止孫則止祭嫡祖母不祭庶祖母也此義出喪服記鄭氏之解但恐孝孫之情終不能禁則越禮

之愆反不可盡責不如左氏之義爲得其平然廟有二后亦覺未安明有三太后之禮於奉先殿右别立奉慈殿大義私恩並行不悖吳文定公所定蓋用穀梁爲其母築宮之義也至世宗時孝肅太后庶曾祖母也孝穆太后庶伯祖母也孝惠太后庶祖母也世宗皆祭之則子祭孫止之說亦未從也明制廟中配帝一后陵所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與陵祀不同三太后既不附廟又不附陵世宗疑之禮官請奉於陵殿其主但題皇后不書帝謚而奉慈之享罷矣不奉於廟而奉於陵無匹嫡之嫌有相從先君之義又不夷於諸嬪之中禮之變而得正者漢和帝行之矣厥後順帝因之可法不疑題曰皇后而無帝謚其名亦順也穀梁之義謂仲子惠公母不當於隱時祭之非譏立廟也

若胡氏以考宮爲非禮則庶子爲君更無祭其所生之地此議必不可從矣取法之正義之嚴乎定此制者故當以不祔廟而附陵爲正也　嗣君受顧命之禮古無可據之文見於經者僅有康王之事蘇氏謂君臣冕服非禮而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爲據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節取他文以意通之非王家所據也冠禮之義通於受顧命是以文字之業爲典禮之據豈其然乎夫喪服嗣寶位後世必不可行康王所用麻冕黼裳乃天子祭服尚與龍袞有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也故注云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爾時所用之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此必非倉卒所定或即古來相傳之服前此既無可考不如直以康王爲據也

又謂不當吉服朝諸侯引叔向辭嘉服見新君之義夫天子見諸侯無答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記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然則大行之前非嗣子不可答拜也蓋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卽位之禮代先君答拜者卽爲後之人所謂嗣子定位於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非謂初喪時遽以袞冕卽尊位也傳咸曰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康王甫受顧命卽朝諸侯或亦從禮之變然於是日覲見獨爲答拜不在大行殯次而答拜且對其臣稱名明乎其以喪禮見非尋常朝會之比以此思哀哀亦未忘且古今殊途書缺有間安知非歷世相傳如是何所據而責以變服也叔向所辭乃列國之大夫欲以弔喪之餘遂見新

君近乎不敬是以辭之王朝初喪據之亦甚不倫學者勿承其誤也所當疑者古者嗣君即位在大行五日既殯後所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太保即以是日正康王之位蓋必有故胡氏所云一失機會恐萌窺伺之心者事或有之至云即位之禮嗣君不離哀次告廟臨羣臣皆以家宰攝之則不可行也夫禮之變不得已而變者也其所習行必不可從從之則有亂故變其舊制以通之非棄舊也所以止亂也世代既久所云變者又成典故習行而無亂姑從所安可矣又欲變之恐人情震駭不軌者因生其心非以弭禍釁安社稷也惟必不可變者則執古義繩之如未踰年改元是謂有死君舍適嗣立愛子越家孫議支庶是謂輕宗社皆倒置綱常亂在旦夕過此以往不得引

上古久遠之義變人情久安之法也惟諒闇之禮尚爲可
行不必如古者三年不言但樸素以居承祭而戚猶爲古
禮之可從者唐敬宗見弒江王爲宦官所奉雖罪人已得
尙未正位也宦官問其禮於韋處厚處厚對以詔朝用王
教布告中外以討平内亂之事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
皇太后令冊命卽位此亦變之正也時勢至此安得不稍
從其變而必稽考古制或云諒闇不言或云正棺兩楹亦
不倫矣人君大漸之時舉朝之臣同聞顧命天下之公也
後世受遺輔政不過數人人主之私也倉卒之際或引母
后或引宗子或引勳戚皆非長策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於義爲長是以成王之崩大臣出令者羣臣將命者莫非
平日舊職不以臨時易置使幸進徼功之人乘變入其間

太子入自端門居憂翼室以示名器久定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人心晏然亂無由生唐太宗崩於離宮太子在側爾時猶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太子入京師其皇遽如此不若成王之鎭定矣若輔政之人別有拔擢移易同爲大臣有得有不得者其得者不可孤立無助必引氣類相近之人以相倚仗以相謀議其不得者勢不免疑懼而思所以自全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猜防互設必有奸邪起而乘之陰竊國命者矣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文景皆不置受遺之臣惟武帝欲立少子始命霍光行周公之事而燕王上官之變由此而生爭權相滅宣帝命蕭周受遺以爲經術之士可以決疑定難也而又參任史高以成內外相維之勢不思貴戚之人彊力有餘學問不足賓客鮮克皆

賢子弟不能無欲皆與經術之士相抗衡者又且婦人宦寺從來與外戚相比婦寺邀寵必借譽勳戚勳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婦寺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此又經術士之敵仇也一庭之上兩家並立門戶塗徑從此遂分終於小人勝君子敗亦何益哉然此猶其小者至魏明帝參任懿爽而其事大敗矣方其始也私謂殺其事權以撓其勢豈知事權既均桀者偏重從而除其所忌有若振槁故文中子曰大臣均權而魏命隳矣亦有宮掖定位外庭不閒羣小翼戴翊士不敢非至宋寧宗末命而亂極矣皆由先君私其親暱掖庭樹其黨援也故受遺輔政不宜偏授也　立君大事也春秋之義與義不與衆與正不與賢所云義且正者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貴

有常尊長有定次有定者也毋愛者子賢子愛者譽賢無定者也從其有定與之其無定者莫敢覬覦非分所以杜絕定策翼戴之萌也衛人立晉左氏美其得衆二傳皆惡其自立不與衆也齊小白入於齊以後事論則賢君也二傳皆許內之弗受不與賢也蓋主迎重利也有一人握其要衆心不得不從者何衆之可信有大勢所必趨衆口不容不譽者何賢之可據所衆所賢未必皆公論與同德也和熹所以召安楊素所以翊煬其事可覩矣公穀二儒先事立法截然以衛人立晉小白入齊與篡竊同譏其慮深矣若宋高宗之立不必上有所承即元祐太后璽書雖曰稟命亦衆情所爲也又不可以此二案相律正也凡定策翊戴莫非奸人爲之賢者處此順天人之心按牒系之次

定其所當定藏其所當藏何動之有焉何恩之有焉韓琦文彥博晏然而已不知其功蔡確無端竊其名史彌遠設械亂其真足以觀是非矣解春秋者曰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徑絕矣若無先君之命無王朝之錫不軌之人包藏禍心與正則功不著樹私則恩可假彼小人者亭以國家之難邀身已之功是以二傳必謹之慎子逐兔之喻韓愈前定之說又申言之不可別倡異議使身世並害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終於不可行而以孺子正位故聖人立法適子雖少亦必承統而以大臣輔之周成漢武皆用此道果大臣才可定難劾諸幼主而有餘矣何必變大法以徼亂

耶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其為天之文章也以其錯綜陰陽攬挈星辰是謂經緯天地也雲漢舊法首箕尾沒七星蓋以先天之卦始震而終坤故雲漢起東北沒西南以其麗天故亦從天象也僧一行曰雲漢積水當從陰義陰氣起西南盡東北故以天稷為首大辰為末正與舊法相反觀雲漢在中天之際常近北而遠南違於後天乾坎之交不及巽維其為陰義明甚陰氣逆行宜先坤後震矣且以五月萌天稷而下土所見則在坤維坤維與五月皆陰所從始也若以箕尾為首則析木之津乃後天之艮維艮維非陰位也箕尾以四月昏見東方四月為正陽之月非陰候也以此言之一行之說長矣　置閏之法履端於始者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歷首蓋前此更無

餘分故以此日爲始也舉正於中者舉月之中氣以正月也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閏月也歸餘於終者每月氣盈朔虛所有餘日積成一月則置爲閏也氣者四時之氣也自立春交氣之刻至立夏交氣之刻得九十一日有奇九十者其正也一日有奇者其盈也合四時計之得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朔者日月之合朔也日周乎天月積而退二十九日有奇而會於日每月常不足半日合十二月計之亦五日有奇是爲朔虛每歲之日不足三百六十之數盈虛皆其餘日也不及三歲所餘之日又足一月之數至五歲而再餘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秦時不問中氣皆閏九月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九月爲終取左氏歸餘於終之義

劉元城從其說蓋春秋再書閏月皆繫冬餘似乎有據然與舉正於中不合故古今皆從舊法焉日月盈縮乃陽饒陰乏之定理所云日遲月疾者非也且氣盈朔虛皆以月不及日故有盈虛之名若月行有餘不舉朔虛之名矣且陰陽之性無陰從於陽之理故以退處不及者爲是速進有餘者爲非也明太祖主右旋嘗於天氣淸爽之夜指一星爲的月居是星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月漸過而東欲以此徵右旋然而星隨天左旋月亦左旋而不及天故初夜在星西夜竟在星東天進而西月退而東其爲東西因進退也何謂右旋乎蔡氏曰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法所由作也歲差之法互有疏密安能盡合乎天迨法甫合而天之差數

又遠矣觀甘石求歲星法與左氏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不合則差數可概矣今欲得日度所在不當舍在天之次舍而稽在書之差法夫秋分昏中之星即冬至日躔也春分旦中之星亦冬至日躔也以月食之衝可以見日度所在於日食之月以前月廿七晨月與此月初三夕月推之亦可知日度所在要以交食不爽則日躔亦不爽也故歷家相傳堯時冬至在虛漢歷宿起牛初朱子陸象山時在斗比於堯時已差四分之一大統歷在箕九比於南宋則又差矣凡此差法不必盡在其書大率亦從考驗得之故蔡氏曰古不立差法隨時考驗有差即改以與天合其義固爲長兩要之交食易測節候難詳則候氣失傳也候氣之法氣深管短則氣不入管氣淺管長則管不納氣氣與

管適相值而後氣動於下灰飛於上今日月交食可以加法推算而未嘗不應至於侯氣則周尺旣亡京準亦失管之長短無所取裁與氣不相應也竊恐交食雖得而氣侯有差寒暑或爽其時而不能知觀春秋時疇人之業非不密也尚有一失閏再失閏者此後迺無失閏之事恐侯氣不傳自無以正置閏之失故寒暑雖覺小舛亦不知其然否也驗之於星而星之次舍亦移驗之於物而物之紛錯難辨獨有二至日景所當推測而占侯之官萃於京師恐有陰雲掩匿適值其時而不見者古者分方考驗正爲此也必也設測日之官於四方考二至出入與歷符否若有微差卽當就日景爲二至不當就算法爲二至矣　古有朝覲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三年一舉有車馬之美劍佩之

華足以覩才全德備者威儀可象焉雖曰文飾太平然非海宇方康物力殷盛不及此也天子於此訓上下之則正班爵之義明黜陟之典達幽隱之情雖車馬衣服上所賜下猶必將以謙遜委婉之詞為之饗燕以示恭儉慈惠迨禮畢陛辭又繾綣不已若揚舟紼纚葵藿相傾而四岳羣牧為之日覲欲以少接之然後詢察可詳禮意可盡也周之中葉朝覲禮廢論者謂禮教不明上下之等不肅冠履皆易位矣刑罰不一輕重出入行私民生日狹隘矣道德不同言偽行辟得志人心皆陷溺矣親民之官不近天子之光險詖淫放潛滋默長漸不可芟治皆由覲禮廢也是以後世列侯有至天子之都者非藏匿車馬以市名則貶損徒御以防患禮樂文章之盛後生不復見矣 古有三

朝之制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曰燕朝所以象天三垣正朝太微也外朝天市也內朝紫微也或曰巡守之朝象天市也漢制有中朝官有外朝官唐以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貢於承天門朔望則坐而視朝於太極殿常日則聽朝視事於兩儀殿宋制常朝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皆三朝之制也明制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常朝則奉天門是有正朝外朝而無內朝故王鏊請復內朝之制然後大臣起居有所侍從臺諫輪對有所百司請事有所人主裁決羣議大臣廷對參酌皆在其處不若外朝尊嚴羣臣悚慄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也此朝會之禮也朝廷之制主於嚴敬夫嚴且敬則情或不通先王制爲燕享所以

通上下之情晝日三接接之以禮宥雅肆三樂之以樂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玉帛筐篚以生其光亦不必過隆也但
稱其德斯賢者受之矣夫賢者不必以飲食幣帛爲悅然
所以安其身盡其心未必不在於此蓋君子雖近者也苟
不由禮無由近君子而君子亦無得近於所尊故得其禮
而後能安其身安其身而後能行其道是以一燕之頃君
臣之間莫不相勉以禮義相慶以福祿相觀以威儀相示
以大道相勗以謹愼相戒以傲慢無往而非道德之感焉
豈惟無否隔之憂亦無流湎之愆矣且燕享之禮有以知
長治久安之道焉君臣一體福祿同之可不見兵革政治
盡善愆伏不作民間物産衆多可備器利用人情安泰暇
豫無皇遑迫促莫不樂於行禮亟於親賢故王者於此與

天下同其樂也不得已而用法整齊仕於朝者無不畏罪憂譏不知有位爲樂惟掩義冒昧之人偷安恃寵側身靦顏於其間以恣取民間財利并國家之慶也　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注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又名曰公禰據此則非謂所祧之遠祖乃入廟而祧遠祖之新主也古者易檐改塗非廟廟而易之改之所改易者當祧之一廟迎新祔主入居焉故謂新祔主爲新祧廟主也武王伐紂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卽其義也軍中所載或更作主或卽用廟主則未可知觀禮文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則從更作爲是又云無遷主者蓋不更作主則主命耳以今度之主命尤是夫征伐之事慮有勝敗故欲就先君虔卜焉巡守吉行也載主何爲蓋天子一出而祖考

之靈皆離其次以相從於道路然則人主可慢游乎載主之禮亦所以節慢遊也　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貨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於諸路籠於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鬻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

督以重法不避賅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　今之義倉非古也隋氏之法藏於當社卽以社司主之其出其入取於鄉黨故名曰義不知何時而官吏攬爲已有法斯敝矣朱子所用隋氏故法也若以官吏主之民不得而有之矣況又以義爲名而斂民以實之是不義之尤者被以嘉名不亦誣乎故義倉之法至後世而可廢必欲行之一準隋氏之故藏於當社以社司主之如曰當社不可藏則城郭亦不可藏如曰社司不可任則官吏亦不可任矣昔晉國饑文公問於箕鄭對曰以信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今以義倉斂之以官吏司之民心皇皇懼官吏之自入也何信之有陸象山更欲另置平糴一倉以代社倉之匱其說亦善可兼

取也　救荒之法有平昔豫備有臣主修省有臨事區畫要歸於有司之才智其法亦無盡善無奇策足以濟艱斯可矣所云平昔豫備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古法也後世儲蓄少而豫備疏故陸子爲平糴之說萬家之邑有穀千斛在官迨其饑也千斛在市米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以此推富民開廪騰踊之計亦良法也所云臣主修省者記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又曰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又曰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又曰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此世所謂迂

閭而稽天心致和氣未必非至理也所謂臨事區畫者其法有二一曰賦粟一曰賦粥賦粟之法有取諸大臣家以餽國人者有請於君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者有告糴鄰國者有喻富人義助者有或出帑或發倉廩出帑十一發倉十九者有請截留上供之漕者有興力役以養饑人者有糴石以上則閉不與以禁射利者要皆隨時制宜不可一法齊也席書賑法昔人稱其最善以爲專設粥則侵冒者少故所活居多死者無露胔耳大抵給發之有冒濫賦斂之有侵擾會集之有疾疫伺候之有廢誤雖三代不能無之要在有司公廉吏胥畏法使其利常歸於民不歸於公家之橐與民間之桀則幸矣朱子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又曰爲政者

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所惠者淺亦無濟矣又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此探本之論也水旱之災無時無之若夫吁嗟而請雨徙市以自責伐鼓用牲於社於門要之皆具文爾亦無救於饑人也夫旱災之後毛澤已盡民所恃者水族之產與來歲之成爾胡不弛山澤之禁使被災之民知有其處移家而往就焉耕沮洳以種宿麥捕水族以給鮮食亦足當稼穡十二矣水災之後因水所決壞陂澤之障隨其所歸而宣道之蚌蛤魚蒲亦足救目前矣水去之後其田塡淤所收必倍苟無失種畝數斛可必又來歲之益也是二法者不煩有司賑恤而民可自給救饑良法也其他若穀土之田不以供畜牧潟鹵之區不以私

豪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廢業占空游手徒食之人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詩曰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言王者爲成法示人使民就以謀生此又先災眚而修備者也　漢有南北二軍北軍所以衞宮掖郎中令主之南軍所以衞京城衞尉主之高后之時呂祿以上將軍將北軍是后戚既爲將軍復行郎中令之事也呂產以相國將南軍是后戚既爲宰相復行衞尉之事也二軍皆屬呂氏勢之甚重者也北軍隷內臣內官呼之甚易外官則難南軍屬外臣外官調之差易太尉欲誅諸呂必用計先入北軍蓋既得北軍即不患南軍不從也張柬之謀誅二張先引李多祚楊元琰共謀二人皆羽林大將羽林者

漢北軍也元宗定內難所資萬騎之力誅太平主亦先定北軍後收逆黨李輔國方橫請以羽林騎行徼捕事李揆力言不可謂以內仗之兵充京城守衛則兵勢盡歸內臣忽有非常外官何以制之由是觀之內臣欲兼統外兵未嘗一日忘諸懷所賴宰相力言不可則計無由遂明世宗時李司馬承勛請以騰驤四衛禁軍隸兵部考選精覈並如旗手等衛內臣力爭之世宗從承勛言宮掖之衛外臣亦可提調此制最善又過漢初矣　春秋所書作丘甲丘出一甲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以甲士三人統之是二十五人爲一甲也四丘爲三甲則一甲所出乃十有八人未及一甲之數故不曰丘甲而曰甸賦成公元年作丘甲先

儒未有定解胡安國曰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皆未可知三甸而增一乘者增車數也向者三甸出車三乘今則三甸而車四乘車增則徒亦增而每車七十五人之數未增也每乘而增一甲者增徒數也向者每乘七十五人今則每乘百人隨車之徒增三之一而千乘百乘之數未嘗增也總之向者一丘所出未及二十五人今則丘出二十五人矣故曰丘甲是增甸賦三分之一也杜氏直以爲丘出甸賦而云四倍於舊所增過多恐不至此古者籍兵或多或少大抵皆從此法增減但古法先取游食之民而不輒及農家不獨周禮夫征里布爲然卽秦之戍役先發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後又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右今謂之虐政猶未嘗驅農

人遠戍也故胡傳曰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車爲主而足兵弛力薄征當以農夫爲急增賦竭作不使末業獨免其說最善蓋言國有征發田賦之供已定無可增益倘有增益則取諸末業耳後世籍兵之法不行而戸口之法猶當本此行之往時故籍丁與糧爲兩端有有糧之丁有無糧之丁糧以充稅丁以給役分而爲二歷數百年不使合一者使力田與末作之人皆有事於公家其法亦善後之有司以爲租之與庸同於取錢丁有死徙登耗難於檢括一切配入田賦使有田之人即供役之人立法非不便第恐奸巧之人以無丁之故詭易名字析戸口以避踐更紛多而不可窮詰又恐自此以後游手之民益衆力田之民益困倘有籍兵之事勢必獨問諸田疇而末作浮食

永無調發及之古者甸田竭作先王夫征里布之指全失之矣游民日多風俗日壞凡趣一時之利壞百年之制者皆非良法故胡氏深譏其非古也　古者兵出於農世臣大家舊有采地卒乘素具什伍相轄按籍而求之百乘之賦俄頃可得故易以倡亂周公遷殷民於洛使離故處卒乘易居部曲潛移且新舊錯置互相檢察形格勢禁雖欲動而不能所以杜反側之萌莫善於此授以田使有家授以事使資生又擇其賢者授以官使不絕仕進之路十餘年後少壯迭起以從王事盡泯新舊之迹無復高門降蓬之感皆所以全民生安王業故杜林以爲挫強禦桀之方詘驕恣之節也然所徙之地家本土者恃其舊居陵侮浮客客居不堪其侮而疾視之徵發期會稍有不當吾民微見

不服狼子野心卽爲扇動其間故周之盛時必選元老賢者臨之授以重任資其長策多士數篇駕馭之方也後世兵農異途無采地世爵無卒乘部曲雖有亡國之墟不必行徙民之令矣大抵徙民一事惟天下初定民居未安兵力尙強宿將猶在故奪其懷土之思而無敢不服屬有反側重兵臨之利劍戳之爾或旣有倍逆之迹赦其駢戮寘諸他所感更生之恩亡去鄉之戚抑亦其次若夫承平旣久民居已定兵力漸惰宿將僅存此時而欲徙民適足生亂故伍被倡言冀以煽衆石建爲相安議獲譴此不當徙而徙之患也漢末呼厨泉入朝魏王操留其部曲散處太原上黨之間厥後遂有五部之患則非所徙而徙之過也元魏以北邊六鎭地廣人稀徙中原強宗子弟實之號爲

府戶役同廝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土族帳各居縈類以致彼此顧瞻每相讀怨及胡后之時刻削日深人人思亂此既徙之後新舊異視之患也古者徙民之法先為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凡阡陌之界門戶之閉至於疾病昏姻死喪皆有經晝以安初徙之心又或發屋伐樹燔破肯積以杜思鄉之志然皆不免驚動起怨咨滋浮言致生亂也至於徙兵尤為甚難葛榮石晉可鑒矣故胡傳甚言其非而曰春秋書遷國者皆垂戒詞也

所謂釋奠釋菜者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菜者蘋藻也其學官四時之祭皆名釋奠釋奠者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食飲酬酢之事也主於行禮非以報功故與他祭鬼神不同今釋菜之禮亡矣而釋奠尚存蓋因

隋唐以來著之爲令有司春秋行事故得不廢也所謂先聖先師者禮記注曰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主學爲其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先師不及先聖信斯言也則先聖之祭國不再舉歲事所及止於先師非通論也夫三代以前未有孔子先聖先師必有其人隋唐以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宋人作學記先聖先師未嘗詳辨歐陽氏云自孔子沒天下皆尊以爲先聖又取門人高第者配焉爲先師不知何時而以先師爲孔子之恆稱洪武之元傳制遣官祭先師於國學是也張孚敬正祀典冠至聖於先師以稱孔子其號始定不可易也建安熊氏請以三皇五帝爲道統之宗皋夔諸人爲天子公卿之師式而祀於天子之學宋濂亦曰周立四代

之學學有先聖若舜禹湯文是也而以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其說亦可行但太學之外更立天子之學古無此據所以明世宗行其禮於文華殿不更立學也先師之祭必以上丁者問諸友人曰取義於陰火也陰火者離象也文明之象也

養老之禮三代所同文王獨稱善以其不委有司使其子孫養之而授田於官極其親愛之心不憂物力之困法之最善者也故盛世之老養於有司者少民間自爲養者多聖王養老之心施於適饌省醴猶少施於朝夕飲酺者多此周公制法所謂本文王而推廣之也漢武帝復高年子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此制在乎禮經所云九十者其家不事是也他時不行武帝行之可謂能復古矣

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

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俎豆退而黜奪莫不經衆賢所論以求衆心所同而後躋於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后蒼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闢新經爲衛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在人爲書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於其人葢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楊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於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爲失名節也夫言性惡宗異端短通喪附權奸以殺忠直進方書於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於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

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於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則有憾焉修之從祀相傳以濮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歡而傅以古義其心不可問也且其持論與杜預同類若杜預可黜則修亦可黜也如修者師其直言於朝不當後鄒浩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於鄉未聞有藍田呂氏之懿範也彼不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於誠意旣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有功於後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　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也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

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倒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宰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也　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號之亡也蓐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宜一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

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於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啟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於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興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眭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寵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

髣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耕首就戮必不然矣　唐制祖廟南向神主以西爲上故韓文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此其制業異乎神位東鄉之說矣朱子祠堂圖祀神主於北架世次以右爲尊蓋亦因乎唐制而楊奐猶非之以爲元之汴倉即宋之太廟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即古所云西南隅者又云杜祁公讀書堂有石室在西壁寺僧以爲藏書龕奐曉之曰此家廟石室也然北架西上之制今亦不行久矣於此時而議及西壁又甚駭人則奐之說亦存而不論之列矣古之神位以東向爲尊蓋天之紫垣向東天下山川之勢自地絡而分北至巫閭南極閩海繚繞如屈牆而泰山當其前若樹屏然亦東向也顧東向之制不行既久雖有典章不可爲據

猶夫土鼓蕢桴陶匏藁秸皆不登於郊廟由此觀之祭法所載祀典與諸經多不同或亦諸儒各言所見謂之無稽則不可謂之有當則不合猶夫楊奐石室之類與　人之生也氣之所化初無性命賦於太虛之中人之死也與氣俱散更無魂魄留於冥漠之內猶夫東逝之波無復西旋之理其發於山下者別是生生之氣非復向時既往之氣循環而來果有沃焦尾閭之說也氣非魂也氣之靈變者爲魂即異日所以爲神也體非魄也體之聰明處爲魄即異日所以爲鬼也鬼歸地中陰爲野土鬼亦盡矣神騰空虛無所馮依神亦散矣惟居處尊者氣盛氣盛則魂強奉養厚者精盛精盛則魄強與夫道德之士氣雖散而神未散精雖絕而神未絕所以皆能爲神明也餘若懷憤而死

者精氣鬱勃當不至無所託正則亦爲神明邪則必爲厲鬼故祭祀之禮必兼報魂報魄兩端鬱鬯之氣達於淵泉以報魄也背蕭之氣達於牆屋以報魂也得其所報則魂魄有歸神明與厲鬼皆喜於有所歸旣有所歸乃不爲人禍無所謂求福也更有物怪者物不能爲怪亦鬼神所馮也妖邪之氣徘徊空中不散觸於草木昆蟲之類則附而往馮焉得所馮則爲厲矣不然則人心不正之氣有以取之蓋人心先有所忌故形聲之異常者感於心而爲震懾心旣震懾邪氣入而據之遂爲厲鬼所馮所見莫非怪異他人不見此人獨見也　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王道大明作禍作福於已取之無所事於神道之不明理無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

兒意外之禍愚夫小民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稽首
象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此何爲者也遐想九黎亂德之
世大都若此非堯舜明哲孰與絕其源乎書曰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
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非無所據者也

繹志卷十六終

繹志卷十七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尙論篇第五十九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之書亦云尙論古人揚子曰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槪諸聖此尙論之旨也夫論人者治人也五常者治人之法則也易之三才書之九疇詩之治亂春秋之王法禮之物我兩盡皆以贊襄五常使成治人之功者也雖藏心難測品類千億性尙分流爲否異適本乎五常參以六藝未有不得其平者何也人性皆同有不同者非性也人情皆一有不一者非情也故百世之下千古之上揆之而不爽命之而各當葢至理所期古猶今也故是非成敗可以今之

情理決之今之所非古不獨是也今之所敗古不獨成也觀已可以知人觀今人可知古人其禮義性情未始有二也故持論之家力功而遺道尚知而輕仁者不可與論天下士也推其所得於人守其所得於已記人之善而忘其過道德功業備乎身而不伐動則優於權靜則存其正而後可論天下士也君子論世不敢有自我是非之意其於賢者不取一事偶合而取從入之正不獨凡事中道更美中心之誠蓋道德之士不求名譽常欲人悉其隱者其所樂者同也彼小人者因一法偶弛遂動於爲惡緣一念既安遂果於作非然而好雄之行不畏名義常恐人見其情者以其無所遁也知賢之爲所以使人快於爲善知不肖之爲所以使人憚於爲惡盡一士之顯微而後可盡天下

之才使萬類之動貞於一而後一世之情止乎禮也葢君子求在我者辨是非邪正亦所以自爲也欲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是以樂得其人而稱道之又以爲處乎斯世常思孩引偏才進偏才於道則賢士衆多而世運亦可轉移所以自修未已出而論人匪直令人兼論古人也尚論之法不可隆人子之美而抑損其父以實之不可隆人臣之美而抑損其君以實之不可亟稱一君子之美而抑損衆君子以形之至於論聖賢之事猶不可質以世俗之情彼聖賢所爲中正之體也世俗之情陰私之體也度以中正無往不見聖賢所爲皆人倫之至而於已亦甚有益度以陰私其視聖賢所爲皆不甚有益於已用以快一朝之刻責而不顧其安苛論纖察及於聖賢則其所深信而篤好步

趨而景仰者必將反乎其類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矣其他大賢以下平易近人不爲畸異以非義干之則不受也若更責以柔諧則失之矣如臨如履小心過人以非道迫之則不畏也若更求其弘達則失之矣辨析義理極於毫芒以詞說求之若無能也若更觀諸堅白同異之察又失之矣進退之際逡巡遷延寧失無得寧後無先以求合乎出處之義斯爲得之苟非其人則閉門稱疾與朝暮馳請皆養名之具也若徒信其偃蹇昧其競尙又失之矣故盡人稱譽不足尙也盡人訾毁未可棄也必衷以五常參以六藝而後可語知人之事也不明禮義而欲進退古今是猶盲者而指岐路之別也能觀古今不求禮義是猶入深山大澤不覩山川險固風雲蒸蔚龍虎隱見而取諸一丘之

駱一曲之流也更有放言高論顛倒是非反道倍得而不可窮詰者亦有持論不衷好以刻取入異措諸詞說不知紕繆施諸行事跬步而躓者所云言僞而辨記醜而博其爲害也更甚於拘牽舊文沈溺俗學也孔氏之門羞稱五伯然而春秋之法猶舉桓文以明義乃知後世之事皆可明先王之義故讀書者尋其大指有時節取一二語者取以証義非取以証不義也論人者觀其大節有時雜舉一二細行亦惟有助於義者舉之非拾其有害於義者毛舉之也更有天下大勢前代得失以數十年營綜約之作一事原委其論必不精細又將一事得失引之爲數十年治亂其說亦不親切皆無當於往事無益於後人也此倘論之指也古未有破一國都而遣偏師者楚之諸將遣沛公

入關此危事也豈策秦將持兩端於外秦臣竊國柄於內有隙可乘因而乘之耶不然則恐沛公之方張而故遠之也然沛公卒以此成功觀其毅然獨往無借助大軍之意其識力固勝任矣且認理甚眞故可獨當一面入秦之初諸將或請殺子嬰者沛公直以屬吏所據者不殺降之義也義不在遠取諸固有之說而已趙衰論將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沛公不殺子嬰有德有義所以可爲大將而獨當一面也若袁術楊元感之流一辭大軍即膽落矣焉能前進進而有勢即膽粗矣焉能仗義然爾時爲沛公計者亦宜自爲一軍若久處懷王之側終當受其縶維爲無用人也光武請徇河北亦此意也爲天下所屬望者一言一動不可觸情任意書曰天命自

度詩曰帝度其心皆不觸情任意極其所欲者也沛公入秦張良樊噲之諫至哉言乎雖上帝臨汝不易其說矣沛公欣然從之自以其身納法度中束縛檢括曾不措意此豈常情所爲與詩書之指不甚相遠矣鴻門之免雖曰天命然人事亦有兩端可法初入關中不貪府庫完而致諸有司故守關備他盜之語似乎可信項羽雖聞守關而怒未必不以不私財物爲喜喜動於心則殺機解矣相見之頃詞卑屈而心至誠卑屈雖在臨時至誠信於平日羽與沛公共事日久其相信亦不在此時也帝王舉事不與人爭低昂但爭成敗爾小詐小貪平日爲人所忌一旦有難適自縛耳其計畫無復之矣慕容垂寧出亡於外而不除君側之惡此老成之見也蓋除惡於內害必及國身亦在

不可知之中出亡在外命雖懸於敵國而生理未絕未若本國見忌之深卽命之速也其子又欲掩襲鄴城垂復不可蓋失勢之人不宜履險斂藏蒲伏尋夷坦之途以安其身俟沴氣旣盡而徐爲之謀此遵時養晦藏器待用之機權也彼不忍小忿以覆宗國期死爲勇以邀大禍者焉足語此其不先發也乃公子友如陳之智所謂內難則避之其不掩襲也鑒於晉之欒盈宋之華向也事理具在書傳惟英雄得而用之其不及此者見其成事以爲固然且以爲適然而莫之觀省則無所取益爾符堅喪師之日往奔垂軍垂之子弟皆勸卽取之垂亦不從以其兵屬堅此事最難然亦有定理蓋此時取堅必與秦人爲仇一軍之外莫非怨敵卽本部之人安能盡與垂同心乎他日事窮理

極拱手受之所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濟屯之中道也豈但不忘舊恩耶垂不坑幽州不嗜殺人也不取符堅不行不義也其言曰君子不怙亂不爲福先蓋命世之人其馭物者正大之情也道義之勇也舍此無可道也唐肅宗靈武之事論者責其不俟父命比於篡立以當時事勢論之明皇倦勤以後任使皆謬欲其驅策諸將糾合義旅則明皇不如肅宗也蜀中地勢險阨無他道可以出奇整旅而東崎嶇棧道既久將帥氣奪士卒形頓雖以諸葛神武猶且無功靈武則地勢坦夷便於長驅且又近乎太原與李郭相倚可以北擣范陽南收長安以地形言蜀中不如靈武也且明皇西奔楊國忠猶在明皇必不能去國忠肅宗亦無自去國忠之理天下知勇之士必不爲國忠用國

忠所用必皆憸人以此共圖恢復其何日之有爲唐宗社計肅宗當辭明皇而北旣辭明皇即不得不正位以號令天下矣凡事之成功而不大悖義理者不必深求疵瑕所以廣任事之途也父子相繼正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非頓絶桀紂也待其怙惡而後去之晉惠帝之愚未若桀紂也衞瓘遽請易子而立弟更張名分之次傷夷父子之情未可謂臣道之正也武帝父子之親宮庭接見多矣容貌辭氣亦當素有覺察何必屏絶宮臣微試以答事機智不密使奸人得施詐僞此一事也君臣皆失且受命用歲之終探策得一之數蓋有天焉非人所能爲也司馬氏之惡稔矣天心安得無討乎豈無哲王賴前哲以免爲賢者言也祖考惡德子孫以面掩淋

聖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漢靈帝召蔡邕對金商門將以求直言也而令曹節王甫受其詞邕之所言大抵攻斥宦官故宦官造作飛條邕遂髡鉗遠徙此何爲者也唐文宗既與宋申錫成謀惟宦官是去宦官惡申錫誣以謀立漳王文宗不能庇申錫且眞有憾於漳王此何爲者也既思洗元和宿恥引諸儒對策劉蕡之直考官不敢取固也李郃請回所授以旌蕡直帝亦不納此何爲者也宋神宗之初方以財用不足命其臣置局看詳裁減國用講修錢穀之法未幾聽王韶言復圖開邊以不足之形爲有餘之事此何爲者也蓋數君之心病在多欲多欲則執理不定見事不精慮事不周記事不悉或前後自相矛盾或彼此互相防害皆不能盡知也所以大業之世內

史宣敕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亦數君之類也夫君宜
法天者也天之所以爲天者生生之意廣大流通成始成
終而無息其滂沛沾暨也若龍之興雲爲雨其堅實完固
也若山附於地百穀草木麗乎土也人君之德內外終始
一發並至稍有滲漏即成大罅惟自少至老皆從事於學
如說命所云即無以上數君之事矣項羽匹夫之雄不知
治道徼時之亂而爲盟主以爲天下之大可戰勝服也百
姓之心可誅殺定也豈知戰彌勝而敵國愈堅殺彌多而
百姓愈叛何也以其舍仁義而誇斬將之雄知其不能靜
亂安民是以敢於不服或嬰其城或披其軍逃遁轉徙以
待耆定之人也且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無賢君主持斯世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矣取卜過其歷

乎又經秦人之亂天下皆趨詐諼二世子嬰之末思一變其故俗不可得也項羽乘之不掃地而求更新焉又將以力征爲事不敗於西而敗於東自然之勢也李密頗識故事與羽不同而其敗亦復不異何也密之舉事欲自帝者也一旦受詔討賊與其始謀頓異凡事至中塗而易始謀者卽敗局也化及負罪天下其人又庸劣除之無嘗取天下之數存之不足樹天下之敵而用兵於此戰雖勝而力敝亦敗局也密始爲元感畫策勸以跳取關中及身舉事亦復徘徊鞏洛不能西上爲人謀則明自爲謀則暗亦敗局也密豈不知而計出此蓋欲立功於探囊可取之化及以悅濟主之心而爲柄政之階然後弒逆之事可在掌握以草澤而兼權奸之局是厖雜也凡舉事而計畫厖雜者

亦敗局也總之盜之爲人文中子決之詳矣可以造亂不可定亂終爲人所葅醢其胸中絕無仁義與項羽同也易之爲卦有屯有解屯者人道所以幹旋解者天地所以休息也屯而不解生人幾盡解而猶屯大業未終二者皆不可不思其道也初起之時必無保萬全而坐致天下之理凡奔趨形勢摧陷營壘畢命戰陣皆履險以求濟也天下一日未定英雄豪傑無由安處若一日晏安使精銳潛消羈旅易散是拱手而待斃也魏孝文所以親御六軍發明先王革路之旨以示羣臣此得濟屯之道者也及其大勢既定聖賢之心惟欲使不肖之人自我變爲賢智疲敝之人自我措諸袵席獷悍綏爲臣子爭鬭之習歸於和一與天下相尙以禮樂而文明日敷也至於六府三事皆與爲

調燮與爲經營有掊克者投諸魑魅魍魎以懲無良則天下自不能離無侯誅殺以威之宿兵以防之光武所以止臧宮馬武之請而發剛柔强弱之論此得解難之道者也若夫蕩平之業未終偷安之念已及疏謀臣猛將而近甘言卑詞必也餘孼不盡伏莽又生唐肅宗所以有不歸之版圖也徼時之激奮其雄武遂謂力征可定華夷尺劒横絕四方必也民庶膏野草地脈絕阬塹天下已潰而上弗知秦始皇所以有不蒙業之後嗣也夫以桓公之賢主盟諸夏其所施爲聖人因以明義至其末年勤王之誠替於內震矜之容見於外故春秋所書動與危機相觸矣君子輔相大有爲之君成不世出之業其於濟屯解難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哀姜有罪於魯齊桓公名而殺之此伯討

也當時齊强魯弱齊女有罪魯君臣畏大國之威顧君母之分必疑畏而不敢討是使婦人仗父母家之勢而爲害於夫家父母之家又恃强大而黨庇之則人倫絶天理滅矣桓公仗義誅之是也左氏則曰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蓋當使夫家討之不當俟父母家討之若必俟諸父母家必有阻難其事避諱其跡者臣子之義有所不伸矣文姜見討於齊故發不俟父母家之義以明其正非謂齊不當討也經文書氏去姜見其絶於姜也義絶於姜則討不當在姜而在魯矣此左氏義也魯人請其喪歸葬春秋亦諱其見殺使若以疾薨者蓋既正其法故不當絶其禮所以從厚也固大國之好以結鄰盡臣子之道以廣恩故注春秋者美魯之斯舉也石碏論教子之法載在左氏

古今名言也胡氏論子猛子朝發明嫡庶兩棄之論亦古今名言也申生之事或勸之爲吳太伯及皋落之役在事謀臣復以此說進蓋謂申生及此時而逃則君父免斥殺之名國內無再世之亂社稷無幾亡之憂於義亦無不可左氏備載其說以訓人君之子遭異母之難棄其所居之位遠適異國猶孝慈兩全之良法觀事定之後猶以陷父不義不得爲孝其謚曰恭則當時從權出亡不爲棄禮也然大杖則逃亦有難爲者惟有懇辭儲位杜門謝客敬共朝夕以終天年遵老氏之格言推以與人繹向書之微旨夔夔齋栗此外鮮餘事焉則猶可免也漢東海王彊斯足法矣楚共王埋璧之事昭彰國人耳目欲作亂者緣此以生禍心陳哀公以寵子屬貴臣所屬又不令是教之殺適

也漢武帝既定儲位而名號寵幸假借非常故小人瞷其微宮庭之禍從此發端皆君父之過也然漢武諸子皆不延天命所歸又在冢嫡之裔亦可破人君溺愛之私矣晉獻公惡申生里克知不能救而欲中立其間宋左師畏太子痤與讒人比而實其叛跡此非直二君之過乃二臣實爲之盡驪姬之惡非獻公所能杜絶然有大臣摘發未必不殺其勢伊戾傾巧非宋公所能照灼然無大臣主持亦不敢遂其謀觀張九齡在朝太子終無事一朝去位而太子危李泌以身許太子保其無虞後泌雖去太子亦安則抑晉宋二子之死非第二君殺之二臣殺之也君子責人以義則舍輕以崇重引人以義則即輕以明重若責人不平其心引人不當其類於人我兩無益也臧文仲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何以相傳皆曰聖人向戍有陷太子事何以相傳皆曰賢者豈非交遊之廣立言之長是以翕然稱之要皆舍重而取輕也夫有生之類皆有輕重輕重之辨非大儒不能定君子所以貴明理勿輕言是非也胡氏曰譖言之行必有嬖妾配適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此亦責向戍之指也叔孫穆子賢者也父子之間讒人爲之蒙蔽因而相殺至死不悟豈禍福有數必如卜人言乎抑人事尚未當乎觀叔孫處二子之事皆失諸過躁亦失諸過疏君子事無大小皆當舒徐與細密也且不信理而信夢尤通人之蔽庚宗婦人始不以正終成大尤亦漁色之戒也凡嗜欲之事意所欲爲莫或阻撓者恐其更爲禍胎而

牀笫之間爲尤劇雖成子姓他日未知其亢宗與其丹族與皆始事所不暇慮然亦後事所必至也孟任入宮不正子般不能有國國內再弒幾於中絕非庚宗之類乎亂賊敢行暴虐必先試於親貴而後及尊上戾太子不斬江充則豎牛之事江充優爲之莽何羅之難不在五柞而在京室雖有秺侯恐不在周衛之內矣危哉漢武亦處事過躁慮事過疏也若石季龍父子乃鴟梟並在一室非復人道君子不當置論也　伍員諫越人行成而引少康過戈之事非其倫也澆叛臣也少康共主也共主行誅叛臣因而殄絕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與吳越敵國不同員引爲去惡不盡之戒誤矣且計勝敗之迹昧逆順之理非惟擬人不倫亦恐學問駁雜施諸行事動多隔閡不能揆度天

下大勢也若其處父兄之仇論者猶有取焉父子天性也君臣義合也先儒科量至理必以忠孝並稱以天性之重降而齊於義合之輕教人父子之義不敵君臣也員知爲臣無仇君之理而鄰國有相救之義故借恤鄰之義以報父兄之仇聊追失禮於宗國至於鞭尸處宮無不可爲乃知向者審於出師恐不克而不禮於吳非畏義而盡禮於楚也總之員者俠烈之雄卽不避賜夷亦功名之士惜志之不遂而不有其身非龍逄比干以身信道者也　鄭厲公初定禍亂備樂以饗天子原伯謂哀樂失時必將有咎何也子頹雖曰叛臣親則王叔父也天子刑其宗族當有痛悼之意誅之可也快之非也在事諸臣義在分憂亦不宜快意受其賞可也歌舞以樂其事非也此理甚明以情

欲之熾而昧情欲之熾精爽之弛也是以知其有咎也君子所以慎守其禮謹持其情也　楚懷王爲秦所留其太子又質於齊國內無君羣臣有欲立庶子者此亂亡之幾也若果行此則國內先亂外寇因之袁紹之子是也楚之社稷猶存賴昭睢力止此事也　趙王遣相如入秦非惟護璧亦以觀其才也以愛璧而失大國懽賢主不爲謂奉璧即可紓禍謀士亦不以爲然也惟得義勇兼全之人奉命而使俾大國氣折不至生心啟疆則所將者璧所以伐謀者非璧也戰國之時所重不在義理而在智略與氣俠故唐睢挺劍秦王色撓毛遂叱楚合從立決時之所重功成而國安賢哲之名歸焉矣相如之才又在唐睢毛遂以上秦王安能不氣折乎但知完璧爲奇節而無遠謀其中

亦淺膚以論天下事矣魏文帝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鬬鴨長鳴雞於吳羣臣欲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倚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爾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貝以與之此日之吳未必弱於當時之趙也文帝所求不異乎連城璧也吳不惜諸物趙豈吝一璧固知當時所爭有大於完璧者是以知趙有深謀也

穰苴斬莊賈論說可聽以理論之焉有人臣一旦握兵輒斬其主之幸臣而不奏請者乎孫武斬無罪婦人以試其術是齊文宣之狂暴也人臣行之豈曰無罪夫古猶今也可行不可行其義一也太史公好奇是以載之左氏載景公闔廬事詳矣此二事者削而不錄益信左氏爲立教之書史遷有好奇之

過也嘗疑穰苴孫武姓名皆不見左傳而二人者皆有書且盛行於後世左氏好詳兵法魚麗鵝鸛皆不見遺二人之書豈有一語弗及者乎蓋孫武既死百餘年乃有孫臏臏武子孫也太史公謂臏破魏軍顯名天下世故傳其兵法則今所傳孫子當是臏書或臏自云受諸祖父故著武名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大司馬九伐之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知左氏之時此二書皆未出故無從錄之書既出於後世未免多所附會不必皆當時之事凡戰國文多此類讀書者所重不在此故從來未嘗置辨然專斬斷戮無罪一二事尚不可不辨云　馮異初定關中豪傑降附者渠帥遣詣京師餘衆散歸本業肅人論之必謂懸軍深入宜借土人爲衛不知此輩未離本

士雖曰歸附實難信服難駕馭不如散者散遣者遣使有所歸而大將之心專用防敵不必用諸部曲之間也若此屬不散不有野心難伏之憂且有狂妄推戴之變又恐兵多勢重或生人主之疑其患愈不可言矣後果有上章言異專制者光武不疑以其素所自處可相信也君臣之間事事謹敕杜絕嫌疑以防患生意外變在理中豈過計哉李邑欲壞班超之功章帝知其情命邑受超節度又詔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蓋不同心之人留之旁側終必僨事不如遣之遠去旣以德量潛服其心又足平士大夫之憾人主亦喜其不擅專於境外是三善也若快心於一時其人積憾愈深勢必思求一逞舉朝知其以報怨之故求逞於士大夫將有戕手而佐鬭者人主之眷

一旦移易卽不可解是三害也一舉而三善備三害去班超得之矣鄧艾入蜀承制拜後主以官此用鄧禹故事非專擅也乎蜀之後更欲圖吳請厚待劉禪以致孫休以董卓塢爲禪宮舍然後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其策非不善其意非不忠然以事理論之國家莫大之功何必一人所爲功成身退未盡之事屬諸後起不謂從事失時也且破一國都殺人多矣一事已成又欲再試造物所忌宜艾功未賞害遂及也太宗平內難所與謀者皆秦府之士也未決之頃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勣勣亦辭二公大臣也不可有所偏私辭之者是也太宗更以是重之然未審二公聞言之後義當秘其事乎抑當微言高祖之前乎則史家所未著論古今之案亦未有此比也苗劉之亂大臣大將

皆在外逆寇發於內幽繫人主而挾之以爲質此時致討之計緩則懼其勢張急又懼有他變張浚用說士爲線索書札往來或正論折之或權詞縻之外之形勢旣成內之黨與自削日復一日爲逆臣者獷戾之氣竭恐懼之心生復辟之舉使彼自發其端然後乘輿不驚宮闈晏如不過二十餘日而反正始終完善無一損傷溫嶠之功不若此之不勞力矣朱勝非於王導器量不及端方亦不及然危難之中實賴以濟如請臣僚獨對卽在二兇得志之頃所以相視而不疑然此事轉關之機全在於此倉卒之間所見甚捷若遲之一日不可行矣當彼之時欲更求一人易之不可得也總之濟一時之功須一時之士論才不可不宏也夾谷之會孔子適相非能用孔子也蓋知會同甚難

恐有衷甲之變臣節不恭恐來大國之討是以三卿縮衄不前使孔子當之也夫萊人登於壇優施笑於幕他人處此苟非奮曹沫之劍則必裂相如之眥否則憚於生事害成而隱忍之矣孔子從容閒定以正詞折之常法斷之聖人服禮之安養氣之定順禮之言威於三軍秉義之誅等於天討非常賢所及也凡事當前而不能爲者氣不足也氣也者道義所生也道義足於中遇事有擔當能郭除卽所謂氣也君子有及物之學焉有行義之學焉及物者推己所有以與人也晉之臣讓功漢之君讓善亦足當之矣行義者道所當爲亦欲天下共爲之不獨在我也以我之有餘益彼之不足所欲損者潛消而默釋所欲益者過化而存神孔子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此不言之化

不怒之威也孔子所處之時易所云小過也時當小過聖
人以小事爲端道達陽氣俾其滋長日盛則大事無不可
爲夾谷會聖人之小事也然則墮三都非大事乎曰以爲
東周視墮三都亦小事也若三都果墮則陽氣方長乃復
與臨之象非小過之象聖人因時有爲又別有妙用矣君
子以道爲用舍非其身之謂也賈生所言舉行於他年以
道觀之仍遇合也遷斥之感有道不行而身後之事不克
前知是以若彼戚戚也然以理論將相皆有功之臣天子
改容而禮者也新進少年事事改絃自造豈能久立朝廷
爲賈生者拾遺補闕隨事敷陳聽去取於人主讓善而勿
伐羣處而不爭不宜一旦舉朝政而更之如當時所云也
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生其不免於浚恆乎夫遇合之

際蓋有道焉聖王治天下有所不聞不見蓋自屏聰明以從天下公理也爵祿人所同好貧賤士所共恥人主於此常恐以私意偏見求逞於下其臣亦以曲學詭遇取必於上則遇合之迹雖洽而遇合之理則乖是以爵賞由己而有不敢自用之時以俟司馬之論定屏棄由己而有不欲盡施之時無求備而赦小過所謂秉公理以御下使人由而不知也是以天下之人爵祿顯榮在乎不可必得之中然後孜孜爲善求當人主所好若執左契而取給則怠心生矣淪落屏棄不可智巧營求免也而可懋勉奮勵免焉故亦孜孜爲善求免意外斥逐若限以必不可得之數則不肖之心又生矣此昔之君子所以雖有不遇之時而好修不已迨上之人以不背自用者鼓舞其下下之人以不

可必得者逢迎其上故遇合之事失之者不可怨得之者不足矜一歸於天下之公理焉故不舍道求人其窮也固宜然非所謂窮也可通之道自在也非有求於人也而治天下之道在焉天下後世用其道以致治則皆通之日也賈生之言主父偃以安社稷此以公理為遇合而非一人窮通之私見也然則賈生之戚戚猶存乎一身之私而非達乎遇合之公理也周亞夫為將確守便宜細柳之嚴整猶昌邑之堅定也以此見稱文帝即以此得罪孝王亞夫執節未變文景之時則異矣時者聖賢之所無如何者也故君子匡時之念切於謀身以為時苟不康雖一身之賢智不克自濟而況富貴乎石曼姑率師圍戚公羊之說與孔門不合未必有當衛事然其理亦有可用故雋不疑據

之以斷偽太子適合其意當時皆自謂不及也蓋古人之書有道有節全體可法者道也一事可從者節也全體可法則變化亦在其中一事可從則機會不失其時孔門之論道之全體也雋不疑之斷事之一節也審此可以明引經斷事之法矣後世專尚律令而引經之學無聞然不可不識其義也識其義而後事之變者可與權也勢之所在功名之士爭趨之賢者則以禮進以義止確乎不改者非時勢所能移也子順知天下大勢在秦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矣然以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龔翊爲金川門卒覩文皇之入而慟哭後爲撫臣薦不起曰吾仕亦無害於義但負往日城門一哭耳君子堅持一義雖人所不知猶貫終始而不易所以爲致一之學也學問不出於

一致者一時慷慨激烈之氣輒欲高自標置未幾時易勢遷必身達安危身擇去就鮮不以知幾爲哲而大節所在不能保其初終疇昔之忼慷若更出一人矣故君子不貴知幾而貴致一也東京之末士大夫學術所尙略有三端鄙夷人主之爵祿詆訾當世之權要標榜一代之賢哲要之皆偏激也惟陳太丘最善史稱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論賢哲者須識其道德仁義之備可爲脩己安人之本若但隨事無過不過善俗之人不能砥柱一世復不嬰其禍也夫性者萬物所共不倚於一物我亦萬物之一耳故不可有我也盡性者無我故人與物皆在其中以吾此身放置天地萬物中歛然不求過人雖無甚高之行矜私之累則已盡矣太丘力去私已之病是以人物皆

盡不啻求免於亂世也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所以過人者
務實而已矣躬行既實則論說亦實自治既實則取人亦
實以此爲治上位下位皆有可紀之功以此入德或偏或
全皆無影響之病屐履間皆得其任遂有破敵之略其所
務者實也凡自立意見強天下事就之未免大言無當必
也委曲揣量天下事而衷諸義理如賈誼知諸侯太重郎
當披分而少其力陸贄知關中太輕郎防一朝變起於內
此皆先事而籌有如指掌故可貴也能用其言郎弭大難
尤可貴也陳亮辨則雄矣所言利害多不合如云河洛之
區將有起而承天運者後來繼金源而起者不自中土也
又云荆襄有可乘之勢厥後荆襄之守非不固也朝廷竟
不能遣一旅拔而出之況北面圖大舉乎酌古諸篇推倒

智勇則有之措諸施行則未也苟不堪措諸施行奚取推倒智勇乎從來兩軍相當賢智其事僅止於其所爲不能盡如後人所云者非才智有限也或限天意或限時勢僅能如彼不克如此亦無如之何也若於事後觀之但見有所未盡不見當時之已盡也以爲有所未安不及當時所由以安也又從而揣摩之指畫之夫當時情事愈遠則所區畫益謬不如直以當時區畫爲據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此論事之準也微子之去箕子道之經二賢審度是以無過而孔子仁之蔡氏曰微子未嘗先牧野而奔周也微諸左氏逢伯之言則甲子之後始納降爾其所謂先去者去位而遯荒非去國而即仇也殷之三仁其死生去就皆以天下國家爲念而不存乎一身更相勸勉以求合

義較然不欺其志故孔子仁之趙盾弒君非親弒也反不討賊是與聞乎故也聖人於盾書弒所以明忠臣之至疏曰忠臣覩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爲將來之遠防也此義甚明又何必直云弒出於盾如歐陽子之論乎弒君之賊不可復見義之正也盾所以復見者後事在國所係甚大不容不見是以六年侵陳之師猶復及之公子遂殺子赤而書不絶於宣世亦其義也所云賊不復見者謂若羽父不書卒慶父不書討或屏棄而不用或速死而自泯也盾之見書亦有二義或惡其專國再世而不釋權是以斥言其惡或嘉其改過自新翊戴後君而無二心皆未可知也亦不得徑云盾之無罪是以復見也以此觀之盾之罪必不可削而幹國之績有關社稷不容没於史冊

兼此二義庶得其平焉爾聖人作經於人之有勢力者不崇大其勢力之事必折以道義詞逆而意順者著其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一事而順逆具焉者一以彰其順一以著其逆不相貿也不相掩也皆以大順之道陰折倍逆之心過絶倍逆之事爭之於顯不若折之於微誅於事後不若絶於事前也若春秋之書趙盾是也張良不欲高祖立六國之後而固陵之謀請捐天下之半與三臣非前後相戾也爾時六國子孫皆庸人爾假以重勢不能自用反爲人所用故六國之後必不可立若三臣者皆當時奇才天下未定資其兵力資其權略可成大功事定之後必能識禮義知時勢可以思禮法度駕馭也然三臣皆無善終居功非其道也性本凶恣謀多權變屈伏一人之下而

非心所安往往不服之情見諸言行人主亦有意防之上下相伺是以鮮能善終也兩漢之時吳芮竇融以誠免者也其人尙禮誼而親儒術尙禮誼則尊卑之分明親儒術則姦佞之人遠以此見信人主其思益固馬援李靖以智免者也馬援平越之後謂其客曰吾以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以爲匈奴烏桓尙擾北邊自請擊之旣卻烏桓復聞五溪之亂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謂伏波老當益壯固宿昔所懷也寧知武臣自託人主固在茲乎李靖旣擒頡利因乞骸骨太宗許之俾成一代之美及土谷渾寇邊靖復請行非惡廢而思復進也請以身衛國也兵權方盛亟舍之而去安閒旣久更欲盡力邊陲皆所以弭讒閒也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文武異情初終異勢安

危異置賢者居寵思懼知者知幾預圖不可謂無其道也
韓信破齊而王其地布越期固陵而不至與援之語客請
之請老異矣高帝自將遠征信以徹侯居京師徵兵梁淮
南而有不至者與請行異矣司馬公曰乘時以徼利者市
井之志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韓信以市井之志利
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參觀古人禍福
成敗有不爽者人臣所當講求也人臣事君者也亦君所
恃以立國故選擇賢德而登諸朝量其才能而任以事推
以腹心而無猜嫌優以禮義而不褻易專其任使而不恡
惜厲其節操養其廉恥而不沮喪皆以重股肱之託維國
家之勢也爲大臣者亦當謹身克己表儀朝端之上使事
行可法不可援引親比招致侫諛環列君側分據要途也

不可事事自用言言自高見尋常功名遂以爲不朽之業使方正難近諂諛日親也不可惡在下者不從吾意而力攻取勝生事造端反天地之性干陰陽之和治名而不治實澆淳散樸以僞先天下也不可接近浮薄深刻之士聽其論議以刑辟整齊天下窒隙蹈瑕鞠人以罪國無善士家無完行也不可以王道爲迂闊求目前近功尚智輕仁使學術士心日就卑薄以小事掩大害使人君撤大害之備以防細微而潛潰其國也不可更張無漸使專擅之迹見於詞氣制事在下取必於上而遂無成有終之義論者藉藉毀謗遂作也不可處具瞻之地爲宦官宮妾之行搆巧詞進諂容以患失之心與大兵大獄顛倒天下大勢以彌縫愆尤也不可以美官誘匪人使進異說亂國是受怨

受謗曾無改過之心但欲與世無攖全其倚愛也不可魁
柄上竊服食上僭雖有貂蟬盈坐皆非其人朝廷勢輕姧
宄窺覦乘閒而起也不可惑於異端以教人則壞俗以自
爲則畔道獲譴而退不宜祈福祐於鬼神問休咎於術士
恐致左道之謗則不可解說也人臣事君既已謀帷幄成
元功稱佐命此時乞身引退超然權勢之外雖詆訶闒醉
尉亦姑受之雖埋椎及先壟亦痛忍之所以保身庇宗也
權勢是兢遇事便發所行無非禍機所見無非罪狀吾得
三人焉大臣與太子連姻一危也大臣監愛子軍二危也
二危者高頗皆有之然則爲頗者雖欲不危不可得也郭
崇韜大功已就羣小交興讒故人子弟之語設多端自爲
地卒至據勢益久禍機益深向所自樹卽以自戕安重誨

矜功恃寵威福自由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四方騷動師旅並興臣主俱傷焉此三人者非惟禍止一身蓋亦垂戒千古皆不退之患也論荀彧者多矣溫公所持甚平謂其有管仲之功而能死漢室其仁復居仲先也愚觀彧之爲人懷濟世之略不得不假乎曹氏以大施於天下學已行矣功亦偉矣不肯與人爲亂雖素與共功者一旦等諸仇讎力不可爲則以死請非操能殺彧彧自求死也以功業達學問以死生明天性挈天下與人俾所學見諸行事而終之一死謂之循有威謀可謂之臨事改過亦可要皆君子之行也值世路紛擾之際功名盛大者不死於邀非望之禍則備物寵錫以光泉壤或不死此二事而以飲藥終量已知時撫心蹈義信乎爲求

仁得仁也文中子曰死以明道何讖切之有焉亦温公之
義也温公責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
己没之後則荀彧之圭已玷於其身未死之前而不能復
全於已死之後也要之論彧者當以荀息爲比也孔融之
死史家敘述甚可疑意其忤操當不在語言文字之間史
家直以偏宕目之竊意疏狂之士曹氏嫉之未必若彼其
湙禍甚酷而名愈章必有其故世已亂矣改玉改步之際
無有言融死之故者以意會之當不在荀息孔父之後也
路粹之疏立言甚巧蓋亦其黨裁定一語不涉朝廷之事
其意欲使忠憤之迹不見於後則專殺之議不及於操不
知此種隱情後人瞭若目擊何則曹操非黄祖之流豈肯
以偏宕小過言語微愆殺一代人傑乎宜范氏直抉其心

以孔父正色目之也章甫逢掖之士立於朝廷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憚而不敢致禍於其君即此人之功也身雖不終義所照灼猶使千載之下凜然如在感動後代忠義之心亦此人之功也先君而死既死而君不獨存則知未死之前皆賴其扞禦亦此人之功也自公羊論孔父後更無持議及此者不惟世無此人兼亦人鮮此好故范氏此論獨覺義之長也嵇康許允鄭小同之死皆然也君子生於亂世有必避之地有必避之人荀文若不居潁川必避之地也許子將不見曹操必避之人也所以藏身之固也陳蕃仕於桓靈驅馳險阨中與刑人腐夫共事同朝彼非不能決情志明去就也以爲君側之惡人不可不誅又謂舉朝之臣汎汎東西莫適任患又謂漢之社稷不去宦官必

無長久之理已之軀命必不與諸奄共存奄不殺蕃蕃邸誅奄無二念也一旦竇武秉政自以爲萬世一遇功在漏刻詎意天不悔禍將成復敗乎知其事之不就猶以身先羣士突刃犯難至於無生之頃而後始忘天下其視解組挂冠知幾遠禍不啻鄙夫之言也忠於亂世自古爲難張華知中台星拆而不去位或時事已傾雖去亦不免也閒劉卞之說而拒之可乎不可乎華儒者也守經術而怯鋒刃以爲彌縫弱帝驕后閒稍殺其怒則朝廷無事大物不移猶愈舉事不成身死亡而亂不息也然而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賈后之惡可悉數乎歲以彌縫爲事將何所終義憤所激必有奸人起而乘之此華之所不能弭也所以君子臨大事又當果斷以從義也議者欲華抗節庭爭死愍

懷之難則非通論也晉史臣曰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季札吳宗臣不爭逆順理盡而無施者固聖教所不責也若張華者君子惜之惜其不爲張柬之也柬之之義何嘗不行於母后乎至於使奸人爲之則撥亂之權不在正人君子而亂滋甚矣人臣處時勢之變又不可常理論道雖曲而通諸聖正討此也竇武何進皆以外戚誅閹反爲所害然二人之事亦微有異武所任者尹勳劉瑜皆文儒也不能不恃握兵之臣以濟而握兵之臣大抵皆與宦官通聲氣者所以臨陣一呼張奐解體其事遂大決裂何進則不然所與謀者袁紹也四世三公勢既足爲重輕又少通輕俠門多死士紹取宦官足以相當屢陳厥謀進皆不入此進之失時非事機

難就也至於交搆既成蹤跡盡露紹不得已遂議召兵於外紹非不知此事無煩外兵如曹操所云也又非不知外兵更生亂如陳琳所云也以爲進既無勇不可共謀惟召外兵以脅太后庶幾强濟一時異日後患之生別有術以禦之不在此時之多慮也曹操陳琳之議事之經也紹此謀事之權也經不克濟起而行權未爲全失所以紹之權成雖宦官能殺進紹必能誅宦官若無外兵在此何進一敗紹且俱死更有何人可以勒兵入宮者乎勒兵入宮數十年之快舉苟力能爲之何可自紲而不爲紹以爲取宦官最難若董卓者徐而圖之未必無策不虞王允之功終不克成漢家之事終不能振也天下之事有當全局入算者有當按節徐圖者未可一概論也李訓鄭注皆由宦官

以進而能與人主同心誅宦官此剝之六三去其黨而從正聖人有取焉者也事之不成以身死之志士仁人之所爲卽不如蕡武陳蕃流芳史策奈何獨施重責與亂人同科哉蓋嘗度之文宗實錄成於武宗之時仇士良之徒皆在宦官勢未滅也不肯直訓注而自討明矣李德裕總裁實錄會受貶斥亦未必以大義相直所以極詆進身不正又謂意果謀淺大卒非平心與公道爾故甘露一案當以謀王事而失機至於決裂以壞國家之大勢否則以不及爲罪折足覆餗雖死而奪其令名猶得春秋之義若以爲妄生事端竊取權勢死不足蔽罪與崔呂逖同則非通論也崔呂逖之事强藩在外彼此相傾仇機毒矢不及宮闈不幸引之入內俾得挾天子以征不服李並天子去之

此豈訓注之倫哉李商隱感事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
老臣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寃目寧呑欲絕聲
此指始與予同也晉頃公會諸侯於扈謀納魯君也范鞅
取貨於季孫辭宋衛大夫而爲說以懼公祁盈執祁勝私
家之討也荀躒受勝賂言於公而執盈此二人者貪利滅
義無人道矣不再傳而范中行皆逐盡天地之氣至於將
剝則金行用事世祿之家至於將亡則貪夫生焉金行者
天地將剝之氣也貪夫者世家將亡之氣也此必然之理
也張湯之時牽連而死者非一士也人主用一酷吏則殺
機已動不獨事中之人罹禍其氣餘所取雖事外亦不免
也昭帝卽位寬平仁恕成風十餘年間天下大變若不知
向時之酷烈者信乎轉移世運在人主一念一事而已無

極重不可返之勢也商君天資刻薄一旦執持國柄以嚴酷爲心無先王寬大之意法雖行而意則可誅也先王心乎寬仁不得已而用法商鞅心乎刻薄卽用先王之法亦必盡失先王之意況又從而變之乎雖其爲法亦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如什伍相收而迫之使告姦趙廣漢行諸潁川其俗大壞又宗室以軍功始隷屬籍石虎劉子業所未爲二事皆不可行也至於軍功受上賞私鬭被刑僇力本業者復其身逐末怠惰者爲收孥以尊卑等級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華飾凡此諸事未嘗不善倘以寬博長者立心仁厚行之亦不殊桂役惠文之意但處心積慮必欲殺人則不可爾故商君之罪在乎居心不仁心既不仁卽不可爲人上焉問法耶惟君子

而後可治天下以其所習皆仁厚之業則所好必仁厚之行所存必仁厚之心也故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則民之獲罪者少也易所云无妄者動體而徙用也動體而徙用者謂欲行於中必行於外欲行者斷以誠然必行者應以不疑所以爲无妄也物感自外而來不疑之心自內而出是以外來之理爲內心之主非以內心之誠應萬事之變故有正有不正不曰誠而曰无妄也商君之事无妄而匪正者也宜有天命不佑之災矣治天下者非不當用刑辟也所治非一鄉一邑之人知愚偏全必不可齊上之人非力不能齊也不以峻厲之法過其生長之機俟其德洽而俗化蒙開而政成則不齊者齊而民德一矣諸葛武侯張益州治蜀雖過於嚴肅然覺悟愚迷使髖髀有警出死法

而受生理是以身既往人致思也以此益徵商君可誅爾人臣事君之道其上弭亂未形其次撥亂反治未有挑天下之亂而曰爲宗社奠磐石者鼂錯之謀亦左矣速亂臣以實其言幾與楊國忠無異學術不正之過也儒者大惑有二李陵喪師生降輒欲宥之鼂錯忠而見戮輒欲罪之是非若此其書皆可燒也故論錯者雖多必以李觀爲正論陵者雖多必以白居易爲正陵不足惜也然武帝處此前後皆失宜始之遣陵疑其畏敵中止怒而驅之就道及之族陵以公孫敖免咎塞責之言而怒不加察故後人持論多爲陵惜因貸其罪然陵實無可惜也陵才雖美既已降敵則疇昔之美一時頓盡不必更爲出脫但當淡責武師主軍所攻何處而使匈奴左右地之兵皆萃於陵又當

咎武帝將路博德之軍調置他處使陵孤軍無援近塞百餘里而救者不至是爲邊將失職然後得是非之正若太史遷得當以報之語未然之事難成之功非所當言於人主之前況欲回雷霆之怒救必死之獄乎皇甫規恥不與黨人此好名之過君子不爲也與君子同行何必同禍與君子同道何必同名范純仁救南竄諸賢所以補朝廷之闕非欲居黨正之稱也居亂世而友善人當問其誠與不誠誠則所資皆實不誠則所資皆虛誠則益進於道德不誠則相從於禍敗誠雖得禍禍亦輕不誠則得禍偏重若曰吾誓以得禍爲期駢首而待斃恐非人情君子無取焉蔡邕未嘗與董卓同惡也朝廷大賢雖亂賊當道不能不用苟不與其兇謀不得指爲同類坐中一歎當以金商之對

一紀之徙從而原之豈得畏其有所譏訕先事殺之乎其
爲殺善人而滅紀廢典非過論矣范氏以藉梁懷董並稱
亦邑所不受也爲治必有變革之爲道相異而不相害
者也舊俗必不可仍故以相異爲貴至善殊塗同歸故以
不相害爲美是以有取於澤火言內明而外悅此明而彼
悅也京房考功課吏之法漢百餘年未之行也房創欲行
之舉朝皆以爲不可房獨欲遂行之又欲使弟子居外以
試其法房居內以達其章奏擇官爲之擇事爲之此朝端
所駭異雖無石顯亦必敗矣又有甚不可者凡聖賢所持
者理理固人所共知雖强暴之人猶時爲理所屈庸悖傲
僻時爲有理之言所開悟故凡事可行京房諸奏不任理
而任術所言利害吉凶房一人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爲之

君者雖喜其說之屢中而無確然可據之理以決其疑故讒間易入且直以術士待之而誠敬尊信之意亦微矣房所事何如主󠄂冥然爲之則知術不知道也靖康初年吳敏欲檢詳祖宗定制及邇年弊政當改者次第施行竟爲耿南仲所沮欽宗旣無明哲之德主持於內吳李諸公亦未必有和悅之氣兼容於外宜乎不能行而敗壞無已也況安與事端若房所爲者乎君子爲學嘗使身世兼貫本末其貫彼偏至而畸立者高論有餘實用不足一旦出爲世用其所資以自營者如構屋而無鑿枘未可善世而反誤世也如王衍者口不論世事雅詠元虛逌然自適以此自爲何嘗不善而後進慕之以成風人主用之以當國非其志之務華也非其身之招權也然被以大過而不可辭所

資之學原不純粹中正也學既偏矣又值世方大亂生平
所資纖毫不可施用至於頓首賊庭以乞餘生豈不惜哉
何晏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僞管輅比諸盆
盎之水所見者淸不見者濁觀晏之生平所不見者多矣
時人翕習歸服之人已服矣是以不求更進益遂其謬至
於殺身而後已此二人者皆名之爲害也名者古今美器
造物所深忌也故天地之間無全名若俗情所尚者譬猶
蟻也臭腐所在則爭趨之如遇馨香之氣將不驅自遠矣
古之道術不止一家士之爲學不憂其僞而憂其雜後之
道術雖出一途士之爲學病不在雜而反在僞夫雜猶有
用僞則何用哉且僞則未有不雜者是以雖由經學入官
而有法李悝計倪爲政者有兼釋老立言者皆出學術好

名使僞者並進其根結於人心而不可解也故吾因二人而並及之元載專權引文學才望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自代而楊炎遂爲載所累王叔文專權知杜佑重位自全用以主度支自除爲副佑遂爲叔文所累此二人者皆好美官而不遠小人故也天下之理相違者必相成也相從者必相剸也爲名必失實爲實必失名然二者實相益也爲是必去非爲非必去是然二者實相資也違而有成是義以成仁也盜名者必竊實盜實者亦竊名乃名實相賊也偏是者必藏非偏非者必害是乃是非相戕也從而不剸則仁不害義矣士大夫好進者必不能遠小人惟淡於名位然後卓然自立管寧所以默遼海而全其堅貞也晉侯欲去羣公子士蔿擇其富且强者先去之故用羣公子

之謀以去富子又以其法去游氏之二子蓋富且強宗族所共惡也以衆惡去富強則富強必去而羣子勢弱弱則其人亦可去矣晉之公族所以同歸於盡也獻公若是其忍乎懲曲沃伯也曲沃既覆大宗復驕蹇其詞請命於朝王靈不振受賂而許之無一語詰其奪宗者晉之子孫習見其事皆懷殘忍之心是以獻公爲此不疑然而他日申生奚齊卓子子圉皆不得其死夫誰氏之子與又經驪姬之詛特廢公族一官數世之後知其不可乃盡用卿之適庶使世其權權有所歸而後此之公子公孫反聽命焉晉所以終亡於六卿也試取全局觀之前人用心所以殘忍若此者全其所愛也本宗孤而無輔世卿強而久據是賊其所愛矣孺子之愛鷇也盛之以雕籠食之以玉粒弋飛

蟲以爲侑挹清泉以爲觴惡畜狸之相伺也則杖擊而逐
之不數日而鷇斃矣是愛而斃之非忍而斃之也古今以
愛相斃者多矣惟明主爲能全其所愛闇主則必賊其所
愛猶孺子之愛鷇也宋襄公之母之罪未必甚於魯莊公
之母之罪也然莊公可於練時錄母之變可以母道致送
終之禮襄公之母雖其子爲君求一返故都不可得此其
故何也文姜雖得罪宗廟未奉桓公之命以出故子不得
議母之刑宋桓夫人見出於其君旣絕於廟不可復返故
子亦不可改父之刑生不得歸就其子死不得爲之服也
然范氏謂子母之義終不可絕生致其孝沒盡其禮此後
世事出母之儀則也大叔不義而得衆莊公處心積慮成
於殺弟聖人奚取焉而存其詩也一國三公世所當戒食

士之毛感私恩背公義法所當懲鄭人昧於大義猥見武姜之愛莊公之不怒而與美其技藝誇其親暱惟恐不至然莊公之師一出而叛叔者競趨向之珍重愛慕者皆焉往哉歸正之心捷於枹鼓邪僻之黨不勝公義也陳蔡方睦於衛石碏遙致一言取州吁如探囊慶父之權殺君已成國人不與不能不出奔也大義所在人心皆同雖有亂賊莫能抗也此可以決事機之成敗矣爲人臣子知夫不義之衆原不可恃至親之恩原不可怙父母憐愛之私即異日司寇之案惴惴小心辭寵守約豈惟免於取諸母懷而殺之而失教之譏亦不以累上矣此聖人垂戒之指也詩載晉鄭二叔之事一成一敗皆爲後世戒也宋之義康鄭之大叔也齊之常山晉之桓叔也其所以成敗視大宗

强弱非有義也要之國君之子不可失教驕愛極而背亂生自失教始也裴子野之論足法矣救災恤患古今通義黎侯久寓於衛衛人莫恤黎之臣子怨而歌之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又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微其事者以事告人而人不有其事也微其身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也欲託於人而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固爲窮矣所託之人獨無人心乎人事輕重高下豈有成法皆天理之節文也天理所在節文自生其不及此者在家必替在國必危宋元公意如之外舅而求納魯公賢者樂事正倫恤患不私親暱故足法也爾時預魯事者齊侯無信晉人助亂自謂莫可誰何以後事論之魯未亡而齊晉先亡矣大義不明之禍豈不烈哉虞卿捐相印以急魏齊之難太

史公曰庸人且知不可況賢者乎以愚觀之虞卿著書人也魏齊下品以身從之雖捐相印不足蓋愆卿蓋欲捐相印久矣借急難故交之名遂捐之耳六國將相不難於受而難於辭不難得於初而難善其終蘇秦樂毅可鑒也卿以遊說之身至於封侯此智者勇退之時第恐抗志泰高必受維縶適值忼慨之名可晦逃榮之迹所以超然人世著書怡神萬乘之君不得而羈係也當時之人好奇節而薄廉退雖捐相印之美猶引急難爲重未嘗知卿心太史公亦因之然卿即借是以善藏其用也魯仲連之時其事益難故虞卿猶可去仲連必不可受要之兩人皆同心也故曰參合古今之事得庶幾焉揚子曰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此論世法也歐陽公論易以爲象數之學非文王指文

王因易中陰陽之理以括天下事物而發明其吉凶使人知所趨避非爲象數以占筮也此蓋與邵子並時而薄其說者朱子亦未嘗以厥說爲然也夫筮卦之法卽初爻所得一畫而在圓圖之左右已分其畫爲奇不復居右其畫爲偶不復居左此卽人之初念善惡分背之象初念爲善卽在君子之列初念爲惡卽入小人之羣矣自此畫數累增時陰時陽極於十有八變然後卦成而吉凶分焉天道不遠限人以無可逃之數人自趨於數所必至莫能逃爾不至內外之變俱盡皆在可以轉移之數也此天心愛人見於象數者也朱子啟蒙一書爲當時揲蓍之法多有不同如郭氏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乃六扐而成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故參伍

錯綜計之亦多不合知其非天地自然之數既非天地之數其理必不合於天地所言吉凶亦當有誤安能教人趨避哉若啟蒙之法變見錯出縱橫離合無不同者乃知爲天地自然之數而吉凶亦不爽矣此人事得失係於象數者也且河圖之法陽內陰外內君子外小人也洛書之位陽正陰偏大人麗正宵人側忒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用全陰用半君子之用無窮小人之技有限也天地之氣至乾而分至坤而翕分由長而來翕由消而極雖陰陽平分而六十四卦皆統於乾則知陽能統陰陰不能敵陽此尊卑大小之形扶正抑邪之義存乎象數者也若獨取詞章盡去象數是天心之仁愛不能有益於人人事之知幾不能有益於身天地間自然之尊卑損益不能資之以明

道義獨與一世君子談盈虛消息所見端而不顧盈虛消息所由來未可謂知易也太史公感慨不平之氣祗可自爲一書不當發抒其旨以論古人之行事以天下公理發私己憤懣聖賢立言不爾也觀班史嚴朱以下四傳其相次亦似有意蓋有嗜進喪軀者卽以誕節全生者正之有中才苟容者卽以狂狷自厲者矯之其指似乎以相反之迹警省天下士也陳壽蜀人也憤歎宗國之意夫豈無之觀其爲武侯作傳以校定諸葛故事一篇載於其後以議論錯出敘事中然後武侯之心紆餘而盡達蓋興亡之交有難直陳者故必微文見意此亡國大夫立言之體陸機辨亡其指不殊萬世而後當深觀及此者也其論功業則曰蜀中無將論文體則曰所與言者皆凡人下士所謂定

哀之微詞曰無將者尊宣祖之雄略曰凡人下士者避上國之光華也其曰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以此見武侯之心未嘗以相國怙寵自逸雖天命有定猶必以人力爭之又曰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益於當世以此見武侯之學可以致君王道以公誠立萬世之則非若師昭父子幸其君孱弱窺竊神器又非若鄭沖何曾依阿澳涊視君國興廢可以朝趨市門迨暮則散也蓋旨趣在文字之外侯有心者深思而自得非若他史書可以焯然表見無不盡之言也時爲之也將略不長一語史家以爲毀亮因之詆壽不亦淺乎二氏之書山林遁世之士所以蕩然肆志者也身膺名教位屬瞻望而口之所談家之所尚莫

不浸淫及此此非直身家之憂乃世道之憂也三四十年前縉紳之士薄先王而崇迦維身居朝端心儀西竺謂之咎徵可也班嗣好老莊者也友人索其書拒而不與以學步邯鄲爲喻眞知道之士哉惠遠自是高僧但就彼法中開導亦有餘矣而集緇素爲社至百有餘人震動山谷居然移書太守邀求入社則妄甚矣蓋僧緇好名欲爲人所不能爲而淺中弱植之流羣起附之以丐殘膏賸馥之名也陶公雖與遠交而不入社此公素不好名自然不向此中作因緣也可笑謝靈運規求入社而爲此僧所拒只此一事可覷靈運胷中全無道氣也

繹志卷十七終